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熊峯集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熊峯集卷九

明 石珪 撰

詩

五言律

梧桐生高岡

海上金輪出
瞳瞳映碧城
梧桐正葱蒨
鳳鳥一長鳴
韶
籟中和日
夔龍揖讓情
獻書丹扆外
寰海望昇平

送友人

明時豪俊客眼不著長檠賢聖開書夜江湖縱酒情
虞卿能赴急徐穉本躬耕易水城西畔時來一濯纓

野望

偶來原上望續續意何窮遠樹寒煙裏荒臺夕照中
翩翻沙鳥白寂寞野花紅詩興誰收拾徘徊立晚風

西郊春行二首

策馬西郊外正當芳草時行人避風雨稚子惜花枝
池

斷荷穿早林深笋露遲春心應可保鶯燕莫相窺

其二

野外無多景青山映碧流近看雲起處剛隔水西頭草
色隨人動煙光觸目浮招尋猶有地勒馬戒嬉遊

夜作

燈火沉沉夜團團影一家生涯杯汎蟻兒女墨翻鴉古
劍星前氣霜毫夢裏花百年真樂在寧復向人賒

苦熱

徙榻隨陰坐推琴借石眠
火雲慳作雨花氣鬱成煙
扇短頻揮日樓高不到天
海風猶萬里安得駕飛鳶

午坐二首

聖主恩如雨羣芳盡及時
愧無投李報愁誦伐檀詩
庖廩供清坐冠裳列近司
淺卑朝海嶽惟有寸心知

其二

雲雨朝昏變東西岐路情
細看池水靜剛似我心平
薄露慚調屑山桃望作羹
青袍侍黃幄已不負書生

籠中雀二首

一種青雲鳥誰將入綺籠
雖便紅稻穩無復綠陰中
顧影疑憐獨蜚聲忽應同
還慚好毛羽終日狎兒童

其二

日轉青瞳媚風吹綠羽齊
將身隨鳳舞何意學雞棲
知命長安啄逢人似欲啼
金籠清夜永應憶水雲西

送劉文煥按吳中

誰遣滇池雨隨車又入吳
力雖能撼嶽志本在噓枯清

白家聲舊嶢巖骨相孤忽忽一樽酒旌旆已先驅

飲歸

罷飲高坡巷歸途月色新玄黃非我馬關柝是何人積
雨衝泥淖微風振羽鱗一朝開口笑聊息百年身

送文煥

此日河邊柳蕭蕭已過秋如何對離別還復有歌謳山
色連波動雲光入樹浮肯令悃悞吏卒歲但優游

漫書五首

閒居成懶癖高卧起徐徐世治逢堯歷春晴驗朔書
塵長繚繞元氣自呼噓不把雙眉向人間浪覺舒

其二

曉跨城東馬披星到酒家甕春抽嫩竹燈夜試初花
樂聽昇平曲人乘浩蕩槎興來從健到誰省岸烏沙

其三

東風纔十日煖色漸融冰春市多張酒宵城半打燈
禮從先進野學去古人矜分不知時務癡聲似許丞

其四

十五年前到都城猶古風蹇鞍逢進士雞酒宴名公世
事車輪轉人情木葉紅豪華迷舊眼誰與論顛蒙

其五

誰道年程淺芻蕘有此言結縞兒女早鬪障錦絲繁磊
磊春盤簇忽忽夜客奔還看脩上者妖服自翩翻

新晴

積雨衡茅濕炊烟乍未高瀉荷澆渴肺披草曝征袍最

喜蛛絲靜全勝蝶拍勞吾材自樗散亦得謝塵囂

史館即事

緩步閣門西晴暉掛碧題朝鴉隨仗散旅鳳傍樓棲風
撼牙籤動寒欺獸焰低館中無一事清興坐成迷

月

為月一登樓長風更試秋水搖城闕迥河帶斗星流古
木蕭蕭下閒雲淡淡浮祗應今夜景能破杜陵愁

過李徵伯墓

煙霾棲古道蓬藿掩荒丘壁有題詩處雲橫作記樓多
才悲命薄浮世幾名留惆悵香山社交知半白頭

元宵十七夜雪

猶在殘燈夜霏霏雪滿空縷紗慚未巧金剪恨無功煖
綴鰲峯樹輕隨舞扇風一尊徒有意人隔五雲東

晚望

西郊日日望偏愛夕陽峯野水多宜鷺踈林不礙鐘煙
中古廟出山口斷雲封惆悵東飛鳥翩翩為客慵

早春

春色來何處
蓬窗試一開
積寒猶困柳
晴雪漸舒苔
未舉書雲筆
新停送臘杯
江山多舊約
斜日重徘徊

對月

團團今夜月
偏照柳邊闌
古甕深浮蟻
高臺獨舞鸞
竹搖金縷亂
花咽露聲乾
多少窮愁客
臨風兩鬢寒

雪中朝退有述

雪後朝金闕
寒輝達曙光
鬢霜驚老至
步緩覺途長
修

竹葉零亂古松根
崛強君王鮮遊幸
安用賦長楊

花月

漢苑翱翔日
豪吟興渺漫
月憐停酒問
花記倚闌
看世事風翻
葉年華水下
灘多情空復
舊回首翠屏寒

秋日西郊書事二首

金井葉半脫
寶闌絲乍寒
涼泉鳴石罅
驟雨刷危灘
草澗螢收照
林空馬放歡
水頭高帽客
公事了漁竿

其二

霏霏晴復雨草屋近茅灣未午聞鷄唱剛秋見鴈還水
蒲多委佩山棗半開顏憶見吹笙侶頽雲隔萬山

賣花

長安賣花者多在雨餘時并剪劉繁綠吳綾記向枝香
迴金勒馬紅映玉人姿此意誰堪詠揚州杜牧之

西郊送別

積潦同溪澗離亭柳半凋壯心尊酒外詩思夕陽橋路
出中山迥雲連黑嶺遙郡人應久待東北望星輶

初秋追次工部江亭韻

堦草含秋意江亭憶昔時謀生已過拙結果未全遲夢
戀承親色年懷報國私積濤知此恨嗚咽亦成詩

遣悶二首

達士本無憂龍泉晚見羞植花逢旱燠將鳥避鴝鷖萬
事須前定諸賢亦後謀一杯明水在揮灑涕橫流

其二

士無賢不肖須記入朝時萋斐能成錦瑤瑜易指疵似

應負芒刺豈獨妬蛾眉搔首青天下秋花共淚垂

早瓜

八月瓜如斗誰曾著意憐世情多厭晚蔓草亦爭妍
斫蒂青猶嫩銜花綠未媽不如緘口待甘苦付蒼天

七言律

憶崛巘山

崛巘竒賞憶當年十里青山半管絃啼鳥慣來紅樹裏
落霞時墮酒杯前錦衣公子雄三尺彩筆詩人炫百篇

回首舊遊成一夢西風塵鬢獨悽然

涿郡

二水爭流繞郡南郡城東望五雲酣風生帝子樓桑里
月射桓侯浴馬潭古俗多年猶忼慨廢臺無客更遊談
津郵日日鳴鉦鼓看盡行塵擁使驂

盧溝經張司空華故宅三首

草色西風萬古情司空舊宅路人行鷓鴣豈意文章誤
牛斗猶疑劍氣橫世難魚龍多蘊醢名留桑梓尚崢嶸

道旁歆石形如鼓安取仙桴為發聲

其二

式乾初議與心違力為匡時獨未歸野雉不緣蛇虺悞
鳳凰猶傍鴨闌飛功成白首遭萋斐論在青編有是非
惆悵當年歌歎地落花如血點人衣

其三

幾年神劍化為龍晉武平吳見折衝名載鼎鐘應未滅
路當豺虎竟難容陸機豪淚風前墮羊叔輕裘地下逢

千古何人來駐馬
碧蕪幽恨共蒙茸

夜坐偶述

簷前凍雀夜不語
巷陌誰家猶鼓聲
呼燈急映五萬卷
開酒獨浮三四觥
嚴霜浙瀝下枯葉
清漏彷彿聞層城
苦無高興紀日月
羞見寒星當戶明

題徐子仁遠遊卷

青鞵踏破未辭勞
萬里長風振布袍
遊不為人真浩蕩
書能名世自英豪
秦碑夜挾苔侵肘
石鼓朝臨電擁毫

聞道三山猶勝蹟煩君入海更尋鼇

答侍御宋先生次韻二首

五花驄馬繡為鞍誰道人間行路難
兩腋天風生祖幕百年交結見金蘭
仰看鵬海三千里笑倚鸞臺十二闌
對酒詩情自無限水邊花鳥不相干

其二

平蕪高樹翠成灣彩鷁凌波去不難
萍梗於人真汎汎柳花隨意亦漫漫
煙飛祖道風初急鳥入詩題韻未安

回首故山應悵望一尊新酒盡餘歡

將歸省留別張孟賢呂從殷

疋馬南歸嘶遠風不堪尊酒御橋東
交游晚信非身外世事靜看如夢中
春入柳花飛正苦興隨流水去何窮
今宵定宿樓桑寺遙見西林塔影紅

寄歐職方時振

午睡醒時獨倚闌葛巾何用再三彈
驚聞碧樹還書禮欲向雲霄附羽翰
長者風流元似玉同心言語自如蘭

無因拭目官槐道一借前驅負弩看

溇上即事

晚煙如帶拂城頭城下滔滔溇水流東海遊龍歸古廟
西山濃翠貼譙樓種荷使者今安在橫笛兒童不解愁
惟有春風長浩蕩年年吹綠到芳洲

觀芟麥者

卧龍岡外看芟禾可奈南薰吹鬢何共幸太平還起舞
不愁官長更催科牛便草色眠初穩鳥入桑陰語正和

試學老農歌一曲頽然高卧夕陽坡

和馬侍讀先生長至日習儀二首

十載鳴環從列仙三回得侍御屏前恩深自識龍顏喜
力薄能追驥足先清世風雲應有合短簷春色亦堪憐
床頭經史猶狼籍冷硯寒爐又一年

其二

蓬萊面面列神仙伐鼓鳴鞘亦陞前陽道且看明日長
太平何讓古人先清閒福自君王賜踈拙材惟座主憐

荏苒不知時欲過相逢還愧問青年

送李天瑞還興隆二首

莫道君門遠萬千山仍與萬山連
桑弧蓬箭宜如此瘴雨蠻煙豈偶然
理直不妨天下往才高那受故人憐
孤根著地知何日月白風清又一年

其二

世態全歸詠歎餘豈如張旭但知書
九重獻納心猶壯百折盤桓氣未除
麟鳳未應明主棄芝蘭欲就善人居

天涯相送還相憶莫待平安兩字踈

清明二首

榆柳新煙漸滿城出門人唱北邙行紙錢無字書年代
華表誰聞說姓名落日饑烏禁久立東風驕馬試長鳴
春來不作王孫賞芳草萋萋漫有情

其二

漢宮傳蠟晝冥濛寒時清明幾日同插柳兒分煙外綠
賣花人立雨中紅萬家香火迷歸蝶百尺鞦韆卧晚虹

欲把吟情輸酒慢
曉城無數颭東風

獨坐

百年今此暫祛煩
又向空齋獨負暄
閱世漸知滋味薄
著書猶恨語言繁
風噓竹牖通陽氣
人掩蓬門避俗諠
却訝藤蘿附松柏
憑高裊裊正攀援

和馬靜學先生入直

林棲早借一枝安
梧桂氤氳夜不寒
吟對好山成故友
笑憐秋葉似微官
春雲過眼猶翻雨
野水無風自作瀾

多病見花羞潦倒正冠時復倩人看

九日

月杵霜砧是處同悠然起對菊花風龍山事往人空羨
老圃秋深葉自紅多景欲逢高士賞無書先與醉鄉通
登臨又誤今年約萬壑千峯悵望中

鴈

采鳳樓西見鴈過數聲清入五雲和秋空葉汎悠悠影
故國風生澹澹波兩字平安歸去晚百年身世別離多

荒田夜夜明山火好為高飛避網羅

送謝侍御按雲南

傾蓋論文兩不疑別難方恨定交遲
霜風萬里隨王使月夜何人聽杜詩
望入南山雲正白春生溟海樹先知
與君報國心俱在矢直衡平欲問誰

次韻答張太守孟賢

萬里憑闌望楚天彩旂高蓋駐才賢
雲從出岫多成雨魚為緘書幾輟筵
已負舊名追驥尾欲揮遙淚灑江邊

寸心呵凍應難盡
惆悵寒鴉曉日前

對雪

鳳團初煮浪痕圓
冷笑閒行鶴鬢仙
徑滑始憐樵擔重
竿沉無怪釣舟偏
羊羔酒慢誰呈舞
驢背詩成獨聳肩
一夜吾伊聲未絕
有人風雪正高眠

春日即事次羅廣文韻

遊絲嫋嫋亂鶯梭
茅屋新成燕子過
春到北堂苔似錦
雪消南浦水如羅
莊生夢偶衝花破
靖節情非為酒多

日暮高樓望千里漢臺秦館正樵歌

望西山

西望瑤山秀色重邑城多傍最高峯明霞落盡鴉猶語
尺素裁成鴈適逢吟骨對山雙聳瘦涼颼戟葉幾推鋒
溪村月上愁無限看到漁燈達暮鐘

中元憶先壟

江南回望北山青故壟誰持麥飯登兄弟向衰俱作客
乾坤留跡本浮萍時逢有道身何補節遇清秋恨頗增

獨坐月明過夜半滿林寒葉若為聽

過寶應湖值陰晦有感仍和庫部

北鴈南鴻歲歲忙陰晴未定路猶長春潮又聽孤舟雨
曉鏡新添幾縷霜一代美名傳稷下百年遺愛在桐鄉
因君更起凌雲思却恐春來酒病妨

夏日偶書

看花節過又蒲觴幾為穠華佇夕陽鶯本無心呼客夢
燕如有意說人忙青山畔可茅為屋白水中宜石作梁

歸去一尊逢五日且無閒酒醉沉湘

予莊詩四首

聞道揮金買碧山春風門巷不長關客來但話農桑事
興到時行水石間芳草渡頭鶯語亂夕陽江上釣舟還
江山觸目皆詩畫摩詰多情恐未閒

其二

風塵經日鬢華新夢裏青山說未真滿地落花人起晏
一簾踈雨燕來頻蠶成麥熟歌良吏酒美羊肥賽土神

別有報恩三尺在中原無事且隨身

其三

山中風日自昇平舊業新田喜漸成
看過花枝還結子見馴麋鹿解呼名
一年官課剛輸納盡日柴門少送迎
我亦最諳農圃味城南十晦憶歸耕

其四

神仙小隱亦蓬萊漸與紅塵斷
往來落日數聲牛背笛清香一樹水邊梅
草堂客散留雲宿苔徑人稀為鶴開

聞築釣磯吾未信鳳凰元有鳳凰臺

五言排律

送羅文學赴福建考官

閩越山川古人材更可稱玄纁徵客去雷雨看蛟騰國
士詞多雅山林氣稍矜匿瑕收瑾璧得味外溜澠有此
孫陽顧能同臣僕升網羅驚並集旗幟見先登為國呈
多士還鄉切寸競庭闈歡定劇池館寵俱增豈不懷將
父應須畏友朋吾邦矜珮在拭目望薰蒸

寄宋侍御

日日思相見，那知年又年。
素書千里外，清夢五樓前。
尚憶聞鐘入，曾陪載筆旋。
路岐多聚散，憂病苦顛連。
網集詩筒厚，霜封劔室堅。
空羣猶有志，涸轍肯求憐。
為報東朝客，來尋釣渚邊。

薄觀城南

雨露無私潤，荒壕春意生。
水香荷欲上，苔破竹初萌。
燕到芳簷語，鷄來樹杪鳴。
近村斜有徑，傍寺晚多鶯。
未盡

花猶吐曾鉏菜恰成江湖蓬鬢客何以答昇平

五言絕句

題吳匏庵東莊諸景二十首

東城

城上鬱葱葱城下人家住朝朝城中鳥飛向城東去

菱濠

濠水深幾尺菱花鏡相似居人來采菱菱角漸有刺

南港

金日... 卷九
南港水如帶綠波深不流斜陽飛鷺起幾處泊漁舟

北港

下橋聲骨骨淒然葦風至兒童覓驚魚動處荷花是

雙井

策杖遊何處暮投雙井村蕭蕭花竹裏茅屋半開門

方田

方田若碁局水煖稻先熟一半給官家一半供餽粥

果林

種果東莊頭年多不知數林深少人跡子落又成樹

曲池

池水清且連縈轉牽曲鏡照見柳葉斜不似蓮花正

桑洲

采桑下長洲桑葉綠如鈿幼婦解眠蠶綠絲織黃絹

振衣岡

振衣復振衣高岡出林杪下見紅塵飛西望青山小

朱櫻徑

櫻桃何累累清光映寥廓盡日無風吹朱實忽自落

鶴峒

鶴峒深窈然竹木森四堵中有幽居人時時教鶴舞

芝丘

種麥不種芝芝生在中阿至今芟麥人兼唱采芝歌

艇子泚

凌波下泚水日暮繫艇子大道如川流聖人貴坎止

折桂橋

折桂橋尚存折桂人已矣時有橋畔人拾得桂花子

白雲館

館外暮雲白羽客時迎送婆婆屋邊樹傳是梅仙種

知樂亭

幽士知魚樂臨池小結亭時時揮五絃下有流魚聽

耕息軒

耕田耕且止垂軒坐憩息非敢為惰農應當惜牛力

續古堂

延陵文章客選地建新廬指點平泉樹時稱先大夫

拙脩菴

脩拙人何在寥寥惟舊居風雨棠花落猶疑夜誦書

結交吟

白馬載金鞍悠悠邁城邑桃蹊人不知中有荆與棘

苔壁

差我千仞壁上有萬古苔萋萋風雨色終不帶塵埃

題李宗一扇

空江滿秋色回首見東山舊日垂竿侶攀龍久未還

山中

山深人跡稀煙霽見茅屋野老時時來徘徊澗邊木

秋原

野鹿時並走沙禽亦雙飛何事秋原上日斜人獨歸

閨怨

當年人對月共說兩團圓如何人不見明月又今年

春思

素月挂西樓樓前春靄浮羅衣試輕煖長夜倚筵後

山中曲三首

緜水何太急奔流下東井北登鳳凰山未曉見日影

其二

朝登青石巖十步一駐馬亦有紅顏人倚馬立巖下

其三

峭石激湍響古城臨水居城東有渴叟不及水中魚

灌園

開畦還汲井，
勤苦待蔬成。
不及池頭草，
無情日夜生。

問劍

鑄爾亦何為，
琴書得並隨。
中原多巧斲，
日暮尚狐疑。

劍答

萬事吾先讓，
臨機鬼不知。
不明兼不斷，
安用壯夫為。

七言絕句

題小畫四首

板橋詩老未還家，
村舍兒童掃雪花。
春酒山中猶未熟，

罷吟應試小團茶

其二

四壁岩堯列翠屏
取涼還上望湖亭
醉來翻笑荷衣色
不及村南酒幔青

其三

水南山北梵宮多
日暮鐘聲雜棹歌
別有幽居松竹裏
春深惟擬故人過

其四

山頭寒瀑懸飛練
亭外平波接遠天
秋色依稀何處見
半江風雨一林煙

高宗宮詞

月射呆愚動綺煙
合歡花下夜張絃
太平公主來稱壽
玉帶朱袍舞帝前

閨意

玉指金鍼課女功
鴛鴦屏暗蠟燈紅
窗紗撲簌通宵響
滿樹桃花一夜風

立春

萱草堂東逢立春
春風堪笑亦堪顰
青青盤菜思纖手
裊裊花枝似玉人

題倪冬官小畫五首

花枝裊裊雀雙雙
昨夜東風到竹窗
野客情多何處寫
旋按花蘂浸春缸

其二

野鳥將雛意自真
牡丹花外往來頻
誰知委巷茅簷下

亦有嗷嗷待哺人

其三

春入瑤花又竹枝
依依寒雀向陽時
相呼相應皆吾樂
却恐鯤鵬亦不知

其四

花覆闌干金翠明
日高嬌鳥睡初醒
不知人倚西風外
吟得新詩幾字成

其五

海榴花外往來時
大鳥勞勞小鳥饑
誰道呂生徒作畫
分明如誦蓼莪詩

玉泉亭上

峯巖百步翠重重
巖下春泉噴玉淙
章帝舊宮今不見
斷霞猶出繡芙蓉

題李後主畫鶴鵝

翠袖成圍紫殿深
曾看一勝抵千金
如何解甲臨城日
不及山禽有鬪心

唐宮詞

四月笙歌沸苑池
瑞蓮花對海棠絲
昭容尚記開元日
正是宮中蠶老時

中平宮詞二首

水繞靈昆苑
草春渴鳥新
灑近郊塵金輿罷
幸天街靜
白玉蝦蟇自喚人

其二

宮市新開御水邊
繡襦爭立市門前
酒姬未放驢車過

自問劉郎索酒錢

南朝宮詞二首

花簇郊坰錦作圍
小憐日暮射生歸
雙雙羽從重歌舞
不覺齊城漏已微

其二

玉樹新花夜夜開
張嬪風韻孔嬪才
感恩誰似中庭鳥
解詠江南草化灰

貞元宮詞二首

君王不愛長門賦才士空吟散雪詞
獨閉深宮轉蕭索
露華垂老合歡枝

其二

貞元法曲被宮懸絳綰蓮冠待管絃
惟有宋家兄弟別
各簪彤筆御簾前

社日

東風簾幕駐晴雲
社酒杯深我對君
燕子未來花不語
綠蕪寒雀共斜曛

僧房感事

都言名利不如閒多少投閒去住山今日山僧還不免
人間寧是舊人間

春過亨上人院四首

試上生公說法臺落花榆莢點深杯春光眼見隨流水
滿地黃鸝喚不回

其二

近水踈籐換古稍傍牆高柳出新巢蓬門日落歸猶未

要聽山僧月下敲

其三

雉堞參差鎖暮雲
外城春水內城聞
風塵不落高僧夢
日日看經到夜分

其四

鈴梵聲沉晝寂寥
坐看孤鶴下丹霄
前身記是東方朔
恐有書從海上招

漢宮詞

鞠室無人鬼夜悲
監宮印付審
卽持昭容七子閑言語
直到簾前奏御知

秋陰

積靄陰陰覆苑牆
山梨病雨葉多黃
道人癡欲尋秋色
獨立青山送夕陽

草色

帶烟和雨綠萋萋
水閣春深望眼迷
惆悵夕陽千古地
青山無語鳥空啼

漫書次陳白沙韻二首

中年雖過未扶筇
儘羨人間白髮公
花下一壺那敢惜
江鄉多雨况多風

其二

夜涼欹枕數清漏
秋早出門憐露花
莫道五湖歸未得
山城十畷舊桑麻

春日

曲欄深院日初長
錦軸珠徽亂一牀
燕子不來花又落

一年孤負好春光

新花曲四首

翠池新種小芙蓉
歡動眠鳧與戲魚
試向水頭經日看
好花成子定何如

其二

雪骨冰絲奈弱何
碧琉璃上露痕多
隔闌遙見蜂窠影
應是新房映綠波

其三

綠柄丹葩展未齊
晚風人立畫亭西
翠衿雙鳥翩翩下
應識蓮花似越溪

其四

著意栽花歲又年
偶拋新萼便成蓮
殷勤為向花神語
但願根深子又堅

次韻奉答應韻二首

春光能得幾多旬
雨笠風簑過半春
正自不禁萍水恨
可堪重對別離人

其二

東風不用漾遊絲
小閣深愁髮素時
滿地綠苔人獨坐
一林寒雨雀爭枝

六言絕句

三首

密雲欲雨不雨
桃花將開未開
日暮小樓凝望
江南燕子歸來

其二

溪上一篙春水林間幾箇流鶯野客半醒半醉江南江北關情

其三

李白桃紅柳綠山長水深日斜舊日誰家燕子今年飛去誰家

五首

漚籃池頭獨望碧水沉沉不流籬草半成螢火殘陽却傍高樓

其二

新月如鈎自挂白露成珠未圓石枕藤牀秋夜高人不
夢卽卽

其三

秋江一望無際山色坐來滿衣黃蝶花間獨宿林梢紅
葉時飛

其四

花落簾櫳自好水歸谿澗空寒窮達早知有命不須待

詔長安

其五

青山千里萬里白髮三莖兩莖藥味豈須台鼎瓜田直
在東陵



熊峯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熊峯集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熊峯集卷十

明 石琤 撰

賦

感雙鴈賦

已未歲或餽予雙鴈育于庭中問其從來曰弋人獲之也雖復窮蹙雅有高志蕭然獨立若賢士君子罹困侮遭播越而耿介絕俗固將終身也予既悲之而惜其未

能即去迺作感雙鴈賦何日月之徂邁兮草若木其易
黃慨雙鴈之翩翩兮去霜雪而南征彼弋人之慕之兮
乘冥飛之未颺吾徒違其日遠兮中道失而悲鳴昔南
發於衡湘兮北又逾乎翰海既隨陽以定居兮又啣蘆
以伺殆行有伍而進有律兮豈智周之不逮乃為尉羅
之所收兮命或懸乎菹醢噫嘻悲哉物莫不有時兮時
不可再來一失其幾兮何人不哀方得意而遠適兮恒
一舉而千里傳海上之遺書兮歷烏孫之故壘明妃去

而張弦兮文姬歸而按拍感中夜之哀吟兮寫萬里之
明月豈不居危而思安兮悲羽翮之既傷相眄顧于中
庭兮獨徙倚而徬徨棲不于茭蒲兮失風雲以為翔忽
流影之感予兮聲激烈而慘惶孤臣失志而惆悵兮貞
女聞之而淚零維國遠而交疏兮苟衷誠其未明昔仲
宣之去都兮踰荆江以淹滯陵失援而喪身兮亦胡為
乎國士楛南冠之鍾儀兮繫越吟之莊舄相賢哲之不
免兮固流離其馬悔吾獨怪夫童子之無知兮恒蹴踏

而呼之貿貿焉其欲來兮顧鷄鳧而去之念天秩其能
序兮內行純其有別富與貴其莫淫兮豈威武之可攝
余獨好此高志兮薦芳泉而具粒相徜徉以容與兮知
謝也之可食羗欲舉而低迴兮臨干磐而欲放羽被鍛
而未齊兮愛莫能其助長鶴既鳴于九臯兮白鷗翩其
遠歸有鸚鵡之能言兮亦振迅而西飛惟昔先王之觀
化兮順物性而明人倫不使山者居澤兮不使水者居
中原誠物情之各適兮亦何必豸虎豹而羈麒麟古道

遠而不可見兮吾與汝其焉往離憂患之孔多兮世紛
穢而鞅掌無忝爾所生兮吾苟得其養指歲晏以為期
兮雖困鬱其奚喪亂曰吁嗟鴈兮其德一兮其進有列
不輕配兮是宜用之為儀大夫執兮雖則困窮心如結
兮彼人而禽胡可說兮

望遠賦

懷滄沱之美人兮睇恒山之長麓歷高岡之千仞兮騁
青雲之華轂西望封龍東瞻信都凌霄振衣遡風縱呼

氣橫九垓天開五湖羌欲去而遭迴兮睨荒墩之碧蕪
乃有却秦故城盟齊舊址禾黍西風蕪萋漢水逢去燕
之望諸兮得田叔之梓里問前路於征夫兮訊山林之
野史訪棄瓢之老父兮求擊筑之巨豪贈昆山之玄瑛
兮解明月之佩刀發劉琨之清嘯兮等萬事於鴻毛山
欲暄兮雲萋萋谷無人兮烏嘈嘈瞰梧桂之氤氳兮想
雙鳳之鳴翔盼芻兒之躑躅兮感雍門之悲謳果孟嘗
之不來兮亦平原之罔留繫陵谷之變遷兮曾幾人之

駐輶忽兩曜之徂邁兮挾八風而周流於是九州縱矚
萬里入視山河縵迴百獸崛起叫衡陽之歸鴈兮送天
池之鵬徒要海上之安期兮論羲皇之曩也采瑤草而
漫吟兮據槁梧而假寐倏心曠而神逸殆不假於熊經
而烏跂吾不知世之忘人人之忘世也乃絕洪源復睹
秦人桑麻蔭翳俎豆龐敦歌流擊壤禮謹汗尊餐朝霞
之既多掇秋露之實繁拉芳鄰而共集傾高蓋而定言
夏后夔之鳴球撼千尺之雲根藹流沙之瑋瑋忽瀾漫

乎崑崙瀚海北注大江東奔碣石蹇我巨嶽雄蹲蓬萊
方丈不可以跬越兮儼眉睫之且存予乃發昆吾指鄧
林歛遠翮披雄襟岱華礪鏗洞庭淬鐔起萬窟之蛟鼉
兮俾歌且舞以助吾之長吟

酒旗賦

舖糟居士將移酒泉道出中山之野長懷遠思感風帝
之飄忽迺援毫而賦之曰佳哉酒旗之為德也不剛不
柔有緩有急美好脩長外方內直體成文於經緯用不

離乎繩尺既消搖以高舉又貞固而獨立抗塵表以起
觀撫青天而正色宛轉便嫫匪予之妍朋風侶雲聽其
自然結括糾繚匪予之醜衆愛一憎於我何有惟翩然
之遠揚若與世而低昂矯烟霞之接武縹霓竦之垂光
或振頓而跌蕩中菀結其未平條舒解而端靜粲不文
而有章乃有白首將軍金貂公子抵掌游談揮鞭入市
歎數竒之難逢慨日暮而千里忠欲進而未明志彌精
而離毀擊悲筑而高歌痛末路之骭骹其或朝燕暮魏

齊竽趙瑟載寶來朝談天動色合從解而勢危帝秦疑
而蒙疾悽黑貂之敝表喪黃金之干鑑望白雲之故都
違未煖之賓席莫不意欣欣而望予氣洋洋而集止挈
百榼而操觚等萬事於脫屣別有曲檻高樓歌織態柔
光疑黛斂影訝雲留擊節而歌窈窕含笑而看吳鉤解
明璫以相遺雜蘭桂而為羞日欲下兮山暝樂未極兮
涕流乃至斜陽兮遠村積靄兮愁人春融融兮鳴鳥雪
漉漉兮沾巾留神仙之寶劍逢江上之魚緡延騷壇之

逸客來草莽之遺賢漱醪而談農事曳筆而頌麒麟則
又神恍惚而飛騰意徘徊而上下逐眉稜而同轉偕微
韻以交亞或感悵以需時更歌呼而達夜蓋不以名都
為顯兮亦非大邑以為通諒委巷之非陋兮豈草澤之
羞窮進有度而退有所兮行有舒而卷有息雖陽指乎
未明兮陰則尾乎北極左東隅而右西域兮要不違乎
棟獲昔先王之為禮兮豈嗤昏而辨醒自號諱之作晝
兮始相沿而日征恨靡穀之太多兮勤詔令之丁寧猶

有曩之心兮卹民隱而俾生何世偽之日滋兮農志違
而業變上權酷而日嚴兮下監稅而月甚彼曳紫而垂
魚兮固混情於負販頽風靡而不可制兮吏夤緣以為
家朝頭會而夕歛兮籍口實以文苛誠置錐之無所兮
吾不知本之謂何豈止鉅罄而壘恥兮妻子顧而喑呀
遭褫粹而棄置兮豈吾罪之孔多利非予之所知兮禍
亦非予之所患顧處身之非所兮逢利害之先見豈不
䟽通而知遠兮曰守經而達變信處世之孔艱兮猶不

免乎羈絆昔吾類之多賢兮源既遠而益分方九府之
既脩兮賦邦家而益均上自于王公兮下達于庶人惟
簡淡而不厭兮稱布帛之至文始先農之力穡兮上有
事於筐筥采捋擷之既繁兮功告成于機杼冠得之以
為園兮領挈之而為衣網既屬而帆舉兮有方合而為
帷彼其飽風濤而安寢處兮被容體之有威交廊廟于
江湖兮願相尋而未違各有用而咸適兮塗則殊而同
歸悵獨處此紛穢兮若含垢而納污望既困于鼓刀兮

尹方勤於鼎俎說隱伏而屠羊兮奚自驚於五穀誠偃
蹇而淹留兮亦惟命之故幸月白而風清兮寒與暑其
代易波沉沉而助藍兮草萋萋而分碧豈惟未遇之文
士兮被犢視而自滌亦有變名之賢傭兮突煙炭而歎
息吾雖繫於一處兮若不食之匏瓠與恣恣而汨沒兮
寧皦皦以為高望遲日而偃仰兮凌太虛而遊遨苟激
烈之感予兮亦憑風而怒號雖幹折其焉悔兮豈踵摩
之可嘈彼世利之紛紛兮方視之如鴻毛

抱貞賦

帝降命之孔均兮聖作則其未渝紛世路之澁澆兮抱
吾貞以自居遵雜柞之遺矩兮翦蒙茸而令疏車輶
而邁塗兮聽長者之所如被便媠其絳繚兮疇不知其
為美信出言之有章兮念禍門之貽悔欲周容以趣好
兮豈前哲之罔貴顧賦質之既偏兮外若裏其能恃彼
麋鹿之在庭兮德雖老而未馴有山雞之孔武兮寧鬪
死而不淪矢惟直以自信兮璧亦不知其白諒物理之

各正兮有智愚之一德吾既離憂與患兮懼震趾之逢
尤將同羣於鳥獸兮又異氣之不可求思大人之遠遊
兮雖騁駕乎六合終回翔于故都兮飽湘流之一勺乾
與坤其並運兮咸得一而清寧維周柱之遺史兮抱無
名以為經覽萬物之動靜兮固窈焉而各在也溯孔波
而窺虞源兮閱萬禩而未壞也曷闢而非闢兮氣必歛
而後散彼春陽之渺瀰兮疇不始於冰霰是用藏感於
至寂兮若歛華而復根保未發之太和兮粲夜氣之長

存豈鶉居而穀食兮同無懷之逸民息固有時而作兮
妙精義於入神自屋漏以達大庭兮市與井其交錯鐘
鼓發而匉匉兮舞艷姬之瓔珞晃白刃之在前兮轟疾
雷之破山方澄心於止水兮契先天之泊然富貴固不
足淫兮恐茹蒸之樂改相蠻貊之猶行兮胡衆疑之可
詒朝兢兢而夕惕兮恒內顧而反聽奉至德以周旋兮
踵如愚之服膺雖盤水之可奉兮忽覆滿而變盈矧師
保之弗臨兮不輟步於窈冥質既不逮於松栢兮期後

凋於歲晏金可渝而石泐兮莫堅真之銷奕善可遴而
可持兮道何取而可遵玩括囊之無害兮首致慮於出
身黜枝游之穢辭兮發安定於儼若跡考父之循墻兮
戒子輿之履薄苟由中以潤身兮絜諸家而度邦寧履
繩而蹈獲兮敢斐駕而猖狂繫神聖之至醇兮始聲律
而躬度徒一間之未達兮尚計仁於月數况末路之崎
嶇兮華實溷而多違貌修仁而色取義兮假伯車而不
歸財一善之可稱兮已蠅尊而鼯滿悵藻鑑之日非兮

但求士於婉孌視中國為帷房兮競獻諛而貢妍何祝
鮑之紛沓兮有江充之靚曼聖既不可以一蹴兮世波
頽而風靡非確乎以自任兮寧不亂於譽毀昔夷齊之
耿介兮違一世而不顧抑士師之直道兮亦三黜而不
去寧蹈火而赴焦兮忍委隨以干榮甘枯槁而赴淵兮
羞骫骳之成名豈不行忌夫大潔兮固余懷之所懌總
璧碎而珠沉兮肯同光乎瓦礫人固有遇不遇兮道豈
因而窪隆蘭在谷而自芳兮修竹寒而鬱葱芬與華其

代謝兮鳥翩翩其遡風視喧啞之並舉兮有夏夏之孤
鴻或屠羊而處穢兮或傭身於五殺歌白石於牛衣兮
抱汲甕於䟽圃咸和光而忍詬兮志與業其不頗吾惟
求堯舜而不可見兮又安能卹其他息吾駕於踈樾兮
解吾佩於南沼散寶璐而弛明月兮何杜衡於芳草縱
鸞鳳而逸騏驎兮非青鳥以為媒颯遠颺之冷冷兮偕
上帝而往來聖與賢其轂擊兮遇文王於靈囿曰敬止
之一言兮可終身以為守苟跬步之失中兮風雨作而

晝冥體且解而弗集兮又何達於神明舟中流而失柁
兮車半途而解轍雖獲禽之如陵兮固智者之所惑况
僥倖於行險兮競角勝於魚龍恐獨寢之愧衾兮能不
失色於旌弓仰青天而不憚兮俯清泉而不忤豈求靜
而遇安兮自拙居而逢樂衆告予以大窘兮胡不轉天
衢而翱翔無亦有是心兮材乃後乎飛黃彼周公之赤
舄兮后夔進而笙簧豈云勝夫一簞兮亦惟天命之所
將孰不欲體全而用廣兮古與今之可指聖人吾不得

而見兮庶幾見夫君子吾欲究精微而極之兮畏言繁
而道微託四德之嘉名兮慎幹事之樞機

記

故甥趙婦周氏壙記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監察御史石某與弟翰林
檢討某葬其甥女周氏德貞于橐城之城西嗚呼悲哉
詎意吾甥止於此耶始吾先公按察三晉汝父與汝母
偕從舉汝於公舍汝六歲而汝母亡我大恭人親鞠育

之勤勤懇懇固非一日汝之歸趙汝楫也先公憫汝孤
撫汝背垂泣而遣之顧謂恭人曰是兒閑雅靜重允有
有後福公既捐館吾兄弟甫歸自外我大恭人老不下
堂所恃以解顏者惟汝與汝弟紀耳朝夕望汝成汝家
與汝弟相羽翼豈謂有今日耶嗚呼悲哉汝之死也趙
氏之泣者曰吾婦奉吾家甚謹雖內法森峻未嘗失色
姑璋允順惟在茲鄰里之弔唁者曰自吾比居未嘗見
其輕笑語矧訛詬靡麗之不作矧暴殄嗚呼汝之德質

受福有地人人能言之不宜死汝之早孤晚當亨裕不宜死卒天而死者豈吾家馭大波及於汝將汝衣裒之夜有所悽感于中抑醫療之緩不及時與則吾兄弟惡能無過哉惡能無過哉是年正月三日卒矩其生於成化戊戌四月二十九日年裁二十有三耳悲夫先公諱某官至按察使大恭人姓趙氏即趙之尊姑也趙世仕族德貞於趙府紀善諱準為曾孫婦郟城教諭諱復春為孫婦璪劉氏為子婦父姓周氏名尚賢母即吾姊也

繼母劉氏所葬之原趙之先壟在焉銘曰嗚呼吾甥孰厚汝生內秀外凝孰翼汝行展如宿成孰奪汝祿大命遽傾嗚呼吾甥

貴閑兒墳記

吾兒貴閑六歲而夭葬于縣城南百五十餘步鮑氏舊田其北則吾外祖徐內翰塋地西望茂林即家園在焉墳高可隱近墳首藉竟長晦土赤埴可耕種吾家亦歲農於此兒穎秀絕人頭顱方聳蛾眉纖長出聲清而婉

生於京師安福巷母陽穀翟氏也四月十二日汝伯侍
御暨汝父實葬汝翰林檢討某記

汝寧府預備倉記

國家設官分職子惠元元凡所以生息勞來輔相之道
至矣盡矣又慮夫天時之不齊也於是預備之倉作焉
其思患預防之意又深且遠聖天子聰明睿智以臨天
下不忍一夫之不獲其所如是然所以承乎上以令于
下蓋自公卿以暨庶士莫不有責其尤近于民而澤易

究者則惟守令而已顧邑之所司者狹郡之所制者廣則令之去守又大相遼絕信哉古所謂使庶民安於田晦而無歎息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汝寧為河南劇郡東扼淮潁西帶唐鄧南趾荆楚北共京闕誠河漢之郊四通八達之國也太守張公元瑞既下車之三年興滯補敝百務脩舉五穀薦熟黎民太和慨然以輯寧邦家為己任謂民食不可以不先足也迺請于巡撫鄭公洎諸藩臬得報遂退而閱其長府之羨餘出銀若干兩

分糴於農得穀八萬餘石人曰此邦之民可以無饑矣
公曰未也復籍四方大賈之藏于其市者授諸執事禮
之人相為勸又得穀二萬三千有奇人曰公真能長活
我矣自今雖有水旱吾其餒乎公曰未也於是始度郡
前軍郵故地沮洳者實之磽确者平之東西濶三十二
丈南北視東西殺四之一為倉百楹周匝四列復建博
濟亭歸然中臨規摹宏敞築構堅密無風雨卑濕之虞
而樓甍門榜煥然聿新亦可以壯一郡之觀蓋經始於

弘治十一年春三月逾四月而功告成矣然後士之誦
於校者民之歌於路者莫不歡欣踴躍恨得公之晚而
又謳吟長思惟恐公一日之去我也於戲公誠可謂善
體國家子惠之意而深思遠慮以承乎上而令于下也
哉既而同知姚公繼謀書其事以詔來者乃以書謁予
文將碑之予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積國無九年之積曰不足無三年之積曰國
非其國矣其禦菑防患之道曷嘗一日而少忘哉惟夫

先王之風既遠不復於是不得已而有常平又不得已而有義倉預備之設其即常平之遺意乎雖為法不同大凡以為民耳然及其敝也假是以絕流而掩羣者亦豈少哉若張公之憂國奉公而又出內瞭然秋毫必析亦可以為當官者法矣公名子麟字元瑞為藁城人以大理寺正擢為今官爽闔卓犖不為拘拘翦翦務在公廉以佐國家之急凡所舉措皆可不一書而此則自上下下以固邦本而永國脈尤可書之大者也

遊南溪記

壬戌夏五月六日喬選部希大同遊南溪出宣武門迤
邐西南行五六里市井漸遠原野延袤道旁古阜累累
隆起側立或隕而仆若斷若續麓有廬窪有畦紅披綠
紛高瞰卑仰有麥數百區長風曼衍若巡崩岸觀波瀾
蓋元之外羅城也踰城又南行二里始至溪居人多築
堰引水為塘茭蒲叢翠鳥鳴其間格格可聽拱柳夾徑
騎行再起再伏盤旋帶縈又二百餘步迺得溪口澎湃

輾割激湍與石聲相應鼓奮霆擊勢衝衝然不可近水
碓在焉水碓之東有亭亭外有舟希大方將命酌亭上
或曰不如舟且以遠機也迺解維縱蒿亟下于蒼烟之
浦波愈清林愈遠萍藻效涼長茗擊甯忽僵柳卧水上
蕩漾如仙槎勃然思一坐其上未果舟倏已泊上港矣
憩少頃殺菽雜陳行酒賦詩俄而歌工二三輩携小樂
適至迺令別載一舟尾其末復溯洄而東且行且詠觥
籌交錯有舉網者獻小鮮遽使羹之興方劇從者屢報

雨將至方舍舟命騎巡歸塗則雲已四合雨驟下如注
雷電擊平野歸者相先後不能及濼潦奔道左人馬行
波濤中冠冕衣履盡沾濕比及城則已將下鑰矣嗚呼
君子之學不以藏修廢游息亦有善謀者或於邑或於
野則山水泉石之賞自古以然晉唐而下風流日勝不
能無以宴遊隳公務者故君子病焉自余前歲冬再入
京且將二載始得與諸君一集亦已遼闊之甚宜乎未
盡之興不能無憾於風雨也雖然抑於是而知所未至

焉蓋樂之在人，不惟人不可極。雖造物者亦若靳惜之，不欲其無繼也。夫惟聖人為能憂不傷，樂不淫，故憂樂一致，與物而同。下焉者，情因物遷，鮮克內顧。苟不知節，不至於沉湎怨感者鮮矣。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慎遊哉。同遊者張考、部進之、劉稽、勲、用熙、劉中舍、允中。

風泉亭記

宿州別駕門公既謝郡事，北還蒙城，治圃于郭之西，築崇為臺，甃深為池，植雜木近百本，畦蔬畹蘭，葱菘相接。

迺構亭于池之背稍列圖史以自娛客至則具黍酒羞
止毛歌嘯竟日林蔭達襟鳴溜相屬樂而忘老焉遂榜
其亭曰風泉寓所適也人皆曰公真能謹好擇尚飽清
風而飫寒流以終隱乎哉嗚呼公固隱也是惡足以知
公終隱乎哉誠然則風若泉也固虛廓寂寥祇為投閒
置散之具焉耳矣今夫風起于蘋末盛于土囊及其廣大
也披散乎萬物君子之政令以之今夫泉始於涓涓匯
為淵潭及其至也放乎四海君子之德澤以之公以碩

儒宿學出佐名郡郡之人奉以奔走鼓舞霑積鬱散稿
蘇至今德之者未既則夫君子之所有者公固已挾而
出之以加乎百姓措之天下矣既老而歸焉念動靜之
相形感屈信之有常有以見夫徐然而來者不能不震
盪而舒散其震盪而舒散者又不能不恬然以止淵靜
渟瀟未幾而奔洶汜濫井養浸濯條焉而弛勞息機消
息盈虛之理舉天下之物無有能外之者於是乎或風
之林或濯之泉行而吟止而嬉仰而笑俛而樂客或有

問公亦不答噫嘻公之取適其真在于是乎哉適在于
理而興寄于物則凡可寓於吾之耳目者莫非吾樂而
况寓於吾圃吾亭者哉而况風與泉又吾圃吾亭之大
焉者哉而或者睹亭之名遂以公所好尚在是則豈足
以探公之本邪往年瑤從先大夫按察公嘗謁公亭上
公觴之既謂瑤曰吾子幸有以記茲亭也今公歿且十
年先大夫亦棄館感念夙昔敬書風泉之大義以付其
孫蘭俾揭于壁蓋不獨以償舊諾而人世倏忽良深有

慨也夫

午風亭記

翰林編修李君宗易建亭于時雍坊居第之後園名曰
午風南城羅侍讀景鳴隸書其上園廣數畝繚以周垣
徑西南而入正北為舍三楹藏經史圖籍時亦以延賓
友亭在舍之南數尋北向望之若舉蓋然四外環植桃
李諸木間以花卉蓊然而秀灼然而葩低昂相顧若坐
若起有竹數叢脩然而立又若神仙幽士高視遠想得

意而徜徉者亭稍北為小池上橫木為橋引井水自渠而入可蓄可洩宗易之言曰自吾亭之落成也適五六月之會天長日舒羣象嬉悅予時時往登之清陰旁交遠風徐來襟暢韻達恍然不知朱夏之炎亭午之毒也因以午風名之不亦可乎夫君學道之士也學而有所得則俯仰之內無一物而非道亦無一物而非吾樂蓋不獨風也必以風為足以寓吾樂則春之煦然而和秋之颯然而涼朝夕之淒然而清者皆是也獨午風乎哉

殆必有說矣夫午日之中也有文明之義風巽之象也
有舒散之德今天子嚮明而治異乎中正而志行天下
之仰休光被聲教者莫不欣欣然歎遭遇之盛翰林職
起居備顧問又世之所謂文藪者際斯世官斯地出入
息游皆不離乎帝側則夫含德之華味道之腴觀宇宙
之大覽時物之變著為雅頌形之咏歎孰非宣其志而
釋其鬱若風之散萬物而及時也哉名亭之義蓋在是
矣又進而言之則象魏之布滌煩去苛是亦一午風也

絲綸之出浩蕩廣莫以振民育德長養而自遂是亦一
午風也制一禮作一樂議一德行使民觀之而化聞之
而興真若聽南薰之詩聆舞雩之詠者其為舒為散為
嬉悅暢達不已衆乎百姓同其樂萬物均其適日不改
中而風乎天下至矣宗易曰噫嘻吾樂者其細也君言
者其大也細者其日用之常大者其大人之事吾知樂
吾常而已又安知其他客有應之者曰風以蘋末而千
里基以積絮而數重木以拱把而合抱天下之事其果

大積於細顯生於微遠始乎近哉李君之學可謂知本也巳

傳

李評事傳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也與弟承基俱好古博學有名每慕陳白沙公甫不遠千里攀涉嶺海往從之遊既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非其志居二歲以病乞歸親力耕播與漁父牧豎樂數晨夕或過客訪之便箠笠相見

又數歲卒承芳心貌並古為歌詩亦竒麗議論古今人
物每不主故常務在與世抗遂短誚朱子註疏以為拘
縛後學至詆為罪人又性頗耽佛嘗與客登西山逢路
僧設供便解帶與之近行怪也至其居家清素與朋友
交誠慤不阿言動被服任真簡古過人甚遠獨疾末俗
媿媿矯枉過直云太史氏曰孔子有言必也狂狷乎自
聖人未嘗不樂與志士也然率意自高不知所裁去道
漸遠與莊老之徒不殊若承芳之竒卓不拘抱野自肆

其視喁喁富貴相吹以沫者奚翅絕等然作論駭俗往
往戾經不但為未醇云爾

說

友松說

錢唐姚子千金之家也有友三人焉徂徠丈人淇園君
梅處士也三人者於姚子皆莫逆而姚子之友徂徠也
特知名蓋徂徠齒最長又磔硤崛強為國之望故著處
士嘗謂淇園君曰子為虛也徂徠豈賢於子哉淇園君

曰惡是何言與昔者夏后氏之有天下也徂徠之祖則
既為社主矣其子孫衆且賢迄于今長大而美髯達於
世用彼所謂青雲之材廊廟之具也吾何敢望若子之
香名滿天下殆真伯仲也處士感然曰君子之節猶且
弗敢先之而顧及吾乎吾山林之逸也慎守歲寒而已
丈人之道與世咸宜彼且為棟梁亦與之為棟梁彼且
為桷椽亦與之為桷椽彼且為盤盂几榻亦與之為盤
盂几榻是其殘潤餘馥猶且歷千載而不化矣彼所謂

惡乎不宜惡乎不可者也吾弗如吾弗如二人顧徂徠而笑曰然則吾三人者俱與姚子友而姚子之友君也獨知名不以此邪於是三人復相視而笑願推徂徠為盟長雖然此三人者皆無姚子之家者也一有姚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漏澤園對

或問漏澤園古與曰非古也其於季世乎先王之世老安少懷生養沒歸各得其所其不幸而有弗掩者先王

猶弗忍也故孟春之月教民掩骼埋胔俾無干天和傳
曰西伯澤及朽骨是已季世多戰而民始不收轉死於
溝壑而民始暴露是故明王出而憂之為之壇墮以定
之為之原域以歛之所以推生者什一之餘恩於既化
者也今也不然終歲蠶緝而寒不得衣春耕秋獲而饑
不得食頭會箕歛盡民之力聚大師興大役使民不得
休息甚則浚生者之脂膏咋生者之肌髓以充已之欲
畧無厭數及怨讟之興也則又嚴擊斷以威之舞文以

罔之驅之陷甯死徙相望而不閔且以為快惡在其為
民父母惡在其為君之臣而顧乃有規規於虛器以文
其亂者亦何其不愧畏之甚哉曰信如子之言誠盡力
於生者則茲園雖廢之可也曰何可廢也先王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建良法美意於天下使幽明人
鬼無一不被其澤其有弗被者則有司格之耳孔子愛
禮而存羊焉後之賢者安知不接踵而至乎見其末而
反其本行其緩而求其所急愛其所疏遠而深思其所

親近權輕重度長短顧肯使地下鬼物顧蒼生而抑掄
邪誠如是則其所以生之富之教之之具聖王之仁術
森然備在有不翅百倍於茲原者舉而行之豈力之不
能哉弗為耳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之謂也

序

豪城穆侯考績序

予初謁侯京旅磊磊然豪丈夫既聽縣政里人踵至多
以慈祥聞者予未之深信也弘治六年予請告歸入吾

郡人稱其廉入吾里里人頌其仁入為吾父按察公
壽公曰而知吾邑之大夫哉寬平愛人是固孔子之所
謂賢者也予往候起敬侯亦欣然倒屣迎之然竊視侯
體貌魁岸虬鬚森森然作止不羈其磊磊之氣固在豈
吾自疑者不信人邪居有暇侯累招予縱談至再乃知
侯平生好馳馬能日奔十餘舍無倦色雖悍騎御之不
敢不就銜勒每歎世無千里駒早涉大江歷吳沂越徘徊
徇宛冀之郊遇英豪瀉心膽揮黃金囊索屢盡遽於地

法每過名山川必遨遊極興而後返嗟乎此豈尋常脂
韋者之所能哉知予不解吏事數為予談秦漢以來奇
隱出經入史疊疊無窮投壺雅詠思致不淺夫以侯之
才志向使得早為一藩必有大過人者沮抑至此猶能
變彊為柔求稱牧民之職其有意乎因地而用才也哉
吾聞古之人有西門豹者其人性急每佩韋以自緩侯
豈其人者哉予駮鈍不足以知侯然家君行天下則多
矣平生不侵許可而亟稱侯賢予以是益有所本也侯

為吾邑三年循良之澤人人所被而邑中師儒尤樂與之朝夕於其考遙願一言以為侯賀予將何以賀侯乎侯政既成矣於是揮簡擊席而為之歌曰滹水瀰瀰兮山嶺岿兮惟此善人可勝殘兮山嶺岿兮滹水瀰瀰兮惟此仁人多男子兮

送楊太僕序

始予讀魯駟及衛定中之詩以為正心誠意之學可以貫通萬事及草木鳥獸而並育之故雖孳息之臧好而

美大亦無有能外之者及觀毛仲之主廐也色殊羣別
雲錦蔽野則又幡然疑之曰牧養之職亦貴得其法馬
耳彼王氏者亦何嘗有塞淵之德不狎之念而蕃庶至
是哉比予周遊兩都得竊觀天下之馬政則任法之說
抑又有未足據者蓋自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藝以綏
邦家未嘗一日而忘武備亦未嘗一日而忘馬也既有
大司馬以總天下之兵騎於是又有太僕又有行太僕
又有苑馬以至署有正圉有長畜馬之官不可謂不備

矣百晦牧一馬再歲徵一駒四戶有馬備用有馬其畜
馬之民不可謂不衆矣牧有場芻豆有家馬損有罰駒
不中程有罰其畜馬之令又何其詳且嚴哉今兩畿齊
梁之民曰吾病矣吾散財以給馬芻破產以資馬直亦
無餘矣令再急吾且逋以免吾子女西北之邊民曰吾
將何以為生哉吾恃馬以為存亡然馬力數不足以當
敵馬食有常給或弗能飽不幸而斃家貲無所傾吾且
抵馬夫以國家設官如是之備著令如是之詳而公私

之告急如此何哉問其故則曰馬政之不易行久矣則曰馬之難畜甚矣徐徐而究之則法之所在弊必生馬民馬之弗用而商賈售豪右取甚至食祿之家坐而兼利焉孰非思慮之邪而秉心之偽哉以此見聖賢之言果不欺我而詩之所稱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豐城楊君方震自舉進士績學翰苑歷諫院未嘗一日不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其著書立言及為文章與論諫亦未嘗須臾不以六經之道為用乃今年自光祿擢陞太僕少

卿其於馬政固無難於舉措矣抑吾猶有告焉今天下之士好高鶩遠一知講求聖賢文學率以史事為俗務往往不屑為之甚至司錢穀寄民社職刑名皆一切不以為意方且講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違子言孝下視一世無足當意者豈知堯舜之治亦不過以博施濟眾為心孔孟之道亦不離乎日用脩臣之常職即所以盡忠修子之常職即所以盡孝又何必蒐竒索隱趨周文而貌尼父然後謂之道德也邪噫嘻其亦自誣之甚矣

楊君雅碩士其必不以民事為俗哉會光祿張君廷賓
李君宗岳將設祖以餞聞予言而是之曰方震明德士
也秉心致思之論其誠可以為太僕式矣子曰何止於
太僕由是而卿而相苟用是道鮮有不益於事者楊君
姑再試於太僕請後而徐觀之

送安寧蘇司訓序

順德蘇君克正既得司訓福建之建寧其從弟太史伯
誠先生舉觴為賀君頗有愠色悵然嘆曰吾自結髮馳

文場君所知也顛傾坎壈積歲累日上之不能效董賈
為朝宁陳嘉謨猷垂名竹帛為前人光次之不能壯年
厚祿以為三牲之養使父母悅而安之剛銳已銷響絕
念息幸蒙聖天子拔之韋布之中畀以師儒之任望已
過矣榮已極矣獨念母氏在堂日暮垂白睽違數千里
信如昏不定晨不省寒燠不問忻愠不得承雖食斗升
之祿惡得而樂諸其友地官陳君學之他日以告瑤且
曰建寧天下文學處也而君博物篤志之士也才與位

宜教有地受蓄有散屈有信吾曹方幸之陟彼屺兮耿
耿不寐願吾子一言以光其行且有以慰之嗟乎天下
之故魚鱗蝟毛不可比數貴賤壽夭甘辛醲淡寒熱薄
厚長短廣狹輕重淺深何翅萬類然皆有數焉非偶然
而為之者也若君之積學而不獲發發矣而不獲大與
夫養親而不能顯顯矣而養復有違獨非數也乎數已
在天則夫寸欲度長小欲絜大寒思附乎湯火苦將就
乎薺蔗雖幸而得之豈不猶為失已也哉是故君子安

行而徐步平視而遠觀不知丘陵蟻垤之為高下也求
足以置吾足而已矣不知朝陽風雨之為顯晦也求足
以寓吾目而已矣矧夫明道所以行志也事君亦所以
事親也道苟得行足以致吾君則雖不在親之左右親
之心顧不樂乎而吾又何愠乎君行乎哉吾知登高堂
擁臯比執經而受趨者趨進者進問對者相屬君方撞
鐘以應因材而篤倒索而施之虛進實退驩欣交合暇
則入室而弦于圃而射即其所往而樂無不在焉則道

以明志以行賢才以成居而風化淑出而事業著移忠之孝莫大於此又何必拘拘奉顏色侍甘旨而後謂之為人子哉陳君曰然吾將與太史君謀書以贈之

李侍御考績序

弘治壬子春隴州李君宗元為浙江道監察御史三載考績上天官以最書其僚既相與喜閭允德者君同郡人也乃錄其所為最者于牒以授太史錢與謙請序其事錢許諾未幾聞家難遽奔遂缺然不果作允德亦按

蜀比還再逾歲為甲寅適宗元已有河南按察之命旦
暮戒行李其僚復迎謂曰子尚念亦有三年之賀於宗
元乎史猶闕文吾子其思將補之允德復以命珪夫允
德之所以託於錢太史者必錢之能知李君深也今吾
雖知李君安知不異於錢所知者乎而何以代其言然
李君平生大節軒然在人耳目者奚必錢與珪將天下
皆同之君自成化戊戌舉進士為南京御史以父喪去
位制終聖天子嘉其賢留為內臺所至守公砥節不為

絕級峻岸然義理所到守之確不可拔嘗巡都下諸儲
及清尺籍發姦擿伏人無所遁情其按遼也以兼督學
校乃飭有司廣學宮益進生徒重營孔子廟庭輪奐嚴
整望之者凜然知所依歸蓋遼俗尚剛勁民多事弓矢
不樂為詩書地通商有貂皮人參之利人競趨之且多
流人諛偽日甚故君奮然作新欲使士民聞見之者知
國中有聖人之教有先王之法赫然如日中天庶幾相
戒諭感慕傾心向之此其志豈小哉豈尋常尺寸之績

哉矧今為僉憲得專制一道激揚予奪在呼吸之間將其設施必益有大於平日者也予早聞君名又常識君於侍朝之頃見其先事而敬肅然有容與之言和而有則能深藏其賢又大符吾所聞者吾聞秦隴大父亦嘗為御史有蹇蹇節子孫之風流蓋有所本也

贈孺人宋母輓詩序

易稱无攸遂詩戒無儀崇正外也然自周之興則亦曰有婦人焉蓋雖聖哲苟非其人則無以成內助之功是

故樂羊子感於其妻以卒業魯文伯鄒孟軻賴乎其母以成器今考其立志垂範有非尋常丈夫所能則者固知賢淑有不係於類者矣若膠東宋氏二母其殆是乎宋氏為膠世族封御史公德中甫種德植義藏器弗費為世逸民宋母者鄭氏亦郡人其配公也慈惠幽間事舅姑以考生三子曰圭曰漢即今侍御君也曰秀公曰吾何教乎母曰必以詩書治家及國莫之逾也又何法乎母曰必法詩書先王之嘉言善行盡在是矣公故督

諸子就學甚力期不至於大成不止母之力居多焉年
逾四十乃棄中饋繼室以夏氏亦善宜其家如鄭之賢
撫諸子而教之若已出於是仲氏天章舉進士高第為
侍御史先皇方以孝理天下推恩羣臣乃贈鄭為孺人
封夏如之君子曰二母賢乎哉助於內不遺於外相其
夫及其子是宜享榮名也吾聞之教子者以義方弗
內於邪事親者終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若二母之所
以為教及其子今日之所成立方之鄒魯所稱又何殊

哉蓋鄒魯理義由出壤接於齊流風相扇篤生賢淑自有曠百世而相同而封御史公正家之法亦必大過於人有以必致是焉者也夫志立而有成範垂而有光母怡子愉歡然相合垂魚擁笏子孫滿前既壽而樂斯可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至使生我劬勞者弗及見其違而踵及見者養亦弗終則天之道果安在邪雖曰其所以盡道足以垂後雖大丈夫何以加之然人子之情則若有不得以為人為子者矣詩云陟彼岵兮以望母兮

望之不及悲慟尚然矧夫終天之感形於門閭機杼杯
棬之間欲使孝親者何所於解憂邠此侍御君所以痛
心疾首而朝士大夫所為不堪而咏嘆者也瑤視侍御
君為外姑丈知母儀為詳且平生樂聞忠孝不倦乃今
目擊之故不以不能言輒序諸歌詩之首

送東阿萬丞序

鈎伏狙愚銖兩必察人或以為明鷹擊蝥厲深文肆詆
人或以為果君子曰至清則無魚至察則無徒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故號為智囊名為屠伯其勢多不能永終而渤海之不殺平原之無黨豈惟其民賴之且其身亦得以享榮名也天人好惡宜不相遠豈固汎然於其間而無低昂予奪之哉予觀東阿萬丞蓋有庶幾乎古人之近厚者也弘治紀元丞始佐縣有執左道於界中者誅人以慈悲苦惱果證之術握臂為盟其機叵測而陰相往來衆至千餘輩為邏者所覺選徒捕之則其魁已遁餘皆居人遂就縛自知相隨入死

所外間訥訥亦以官府必取重典用之丞鞠訊于庭考
狀越對察其慙駭實為狡猾所惑無他謀即曰賊不得
赤子無知不可殺悉杖而舍之夫樂事喜功取名譽利
達人固欲之者顧吾心與義理安否耳向使江充孫寵
息夫躬遇此不知當簸揚掀揭根連株繫起大獄多斬
斷聳動觀聽取圭組拾權利何如哉出其上者亦將具
成案移郡國要發姦擿伏名而丞所為如是誠賢於人
遠矣蓋丞本以諸生起家事母孝謹執義不倦故其為

政慈祥之中又類夫有疆力者否則委瑣進退亦豈能不陷入於賊哉丞晚始生二男母年逾八十甚健人以為殆天報德夫天道幽遠雖不可知然積善有慶作德日休自古如是是宜其家享壽考而多賢子孫也且丞方三載考績書最苟由是心充之則其功名之悠遠後人之昌大尚有不可量者哉丞名鎰字良金四川捷為人

送錢應仁得告還嘉興序

侍御錢君應仁病數月客有過予者予方校史遽遷之
客曰應仁憊甚五味無所滋百感不能暢雖斤斤慎重
殆難與彭喬儕乎予應之曰行將愈無憂也子何以知
之曰以吾讀史而知之昔者慕善盪舟少康衆纒一旅
危困已極其後弱竟勝強智伯挾二國攻趙氏奔走無
所底延息望救然而終衰者不在襄子符秦驅百萬投
鞭江淮晉人澁縮內懼士無生色不知憂患顛頡實成
全安天下國家身心一道也然則強梁魁岸者果不足

恃而尪羸孱弱者亦多蒙福也邪况乎君子用罔則羸其角藉用白茅則終无咎天下之弱而強強而弱有餘而虧不足而增因禍以為福垂成而不進者豈少也哉故不憂乎應仁也客子言強弱則善病已根於心奈何拔之曰否吾聞之病在於血脈湯劑之所及也在於腠理鍼熨之所及也惟在於心馬骨髓之間殆岌岌乎難哉應仁平生讀書服周公孔子之道寡欲執禮閑邪存誠體安舒而心廣大決非六鑿之所能窺其間者意其

去父母離鄉國攀附羽鱗繫於王朝而不能歸其情有
悒悒而不安者乎以不安之情加之國家用才甚急御
史尤甚每束帶踈踊聽晨鼓趨朝入對大伏糾百僚立
移漏刻二十出就臺校書盡申始退無須臾間一則曰
親之枝不敢忘一則曰君之官不敢曠此應仁所不堪
而疾作者也非所謂根於心而不拔者也客曰如是而
不得已將如何曰方今聖天子推心置人腹苟上䟽請
必得所願駕長舟歸故國登高堂繡衣豸冠從容几杖

之下舉觴稱壽歌呼交驩奚翅鶴鳴子和於九臯之上
聲聞羽翮激青霄而振長風蓋真有不假於參苓芪朮
石乳丹砂而一暢百通志一動氣灑然不知沉痾之脫
體矣客曰是真能優游以卒歲乎曰何為其然也朝廷
方崇直節思苦口旁達聰明以惠元元永其命脈非歷
世故經蹶而遇傷者莫可與理吾聞折肱為良醫應仁
將安適乎他時立殿陛之間陳利病論肥瘠彈佞指邪
視天下事如視吾身視事廢如吾身之疾而又知所休

息付託期于大安非應仁莫可也客曰有是哉會應仁
果請告得許凡與之同試監察御史者汝寧劉東之諸
君十有九人將供張出祖於都門外過謁予文因書所
與客問對者贈之

送蔡秋官詩序

君子之於天下也苟學以聚之則窪隆廣隘曲直平坦
鉅微幽著事雖萬有不齊處之固無難蓋學聚則充充
則發充則為量發則為才量宏於中才應於外是故異

者能同之亂者能理之傳曰君子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又曰儒有強學以待問力行以待取古人之學其大畧固如是哉吾友蔡君從善自擢進士高第上命簡書可制誥者遂用為中書舍人今且十年非公事唯以講學為急所居左右列圖史考據古今協之當世可行不可行歷歷如指諸掌興至輒復為雅詠清談瑩拔如其人其有求而得者無不意足又善自掩覆不求人知日視之無侈意歲閱之亦無倦色布袍清顏矍然猶黃

巖故書生也下至輿馬僕隸亦復朴野不致飾此豈學
無所得而能然哉故其在中書人皆以為宜噫嘻君固
無所不宜也乃今年弘治丙辰在職既逾七年得擢署
南京刑部員外郎愛君者謂君雖清才恐操法律為議
比或所未習夫禮樂刑政本出於一一理通則觸處通
矣君為舍人制不得專封駁書法又不足以盡其才不
知平居所講讀者為何而今或難之哉且所謂才者材
也隆之可為棟宇剏之可為盤盂刻之可為舟輅之可

為車故謂之才其於人也亦然如使人之於才也其分不能相通若舟車之不可兼於水陸也則天下何貴於君子之所謂才也學不聚不足以謂之才學聚之量不能受不足以謂之才學聚之量能受之授之以事不能旁行而汎應則其為才也亦末矣故備此三者吾又何患乎蔡君將有入而不自得也哉金陵形勝甲天下我聖祖之所擇都焉遺俗故典具在君行肆力於其間講求纖悉出其餘力以與賢大夫共歌一代之盛則其為

金匱要略 卷十
學益博而為文益無窮此諸君子所羨於君者如此也
若夫最下駑鈍朝夕有賴於君者方將日就規益而睹
君此行則所望於自南而北者寧能已於惓惓邪或羣
而離或渙而合究而至於遲速卑崇莫非常理安足多
悲各賦詩以見意

送彭師舜得告歸省序

安成彭師舜既舉進士高第念大父儀制公在堂無繇
隨二人稱卮酒為壽幡然思歸未幾君伯祖司空公復

自易州抵書曰而祖大念爾也君聞之亦悄悄形於色
曰吾必歸不然夔且病矣乃再請告得允蓋師舜之來
應春官也儀制公亟留之曰必期其大成始遣雖曰公
教之也亦有風塵霜露離思之感焉君雖重違公志而
度其才之可以一舉且曰聖天子文命敷於四海畿甸
為備士宜觀國之光矧因以渡淮亂河一覽燕齊之勝
所以進吾德以成吾祖與父之志莫大於此也故重請
以來投牒於禮部及瑤濫等分考迺拔之拔之而得君

初得君之經義尊抑予奪屹不可移為文詞不主故常
自以其意會公穀胡氏之旨以逆作者之志悠揚醞藉
精神楚楚動人固知其少年士也後睹其論世事斷乎
以為周禮可行於今且經紀六官之法不捐細大酌之
時宜若誠可以舉而措之掌上者瑤亟驚曰此非老儒
也何其審世故而籌之熟邪蓋君年少而器古實而不
盈能藏其賢而不易以售故雖儀制公知其孫之深亦
有知之未盡者也于時瑤與君未叙士相見禮既揭榜

從者持啟入倒屣迎之廳事進止甚都瑩然白璧其溫也挺然梧枝其秀也洋洋乎大韶其雅且平也予不知彭氏何以生子若此而瑤亦何知乃得士如此哉宜儀制公所以念君不置也君之疾吾乃今知所以藥之矣凌輕風駕長舟歸奉甘旨於堂上歡欣起舞賓客四坐擁之嘯且吟其暇日隨杖履登林麓烏紗綠袍相映水石之間儀制公顧而一笑則雖沉痾亦不覺其去體而况乎以離而感以合而通又何言哉雖然梗楠杞梓固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十
材之美者不養則不大苟雨露以滋之風雷以動之歲月以久之至於合抱不難矣君之年方新而未壯君之學亦方進而不可遏也歸取數世所積伯祖大學士所藏經史圖籍伏而讀之益擴所發以實其行與知異時文章事業必有炫赫震撼垂聲光於天下後世者予既以心占之矣君識之哉

賀劉侍御考績序

御史古所謂天子之爭臣者也蒐慝糾邪以弼成清穆

之化使有力者不敢肆而善人得其養茲其職與然而
間有以詞章顯者若柳子厚劉夢得諸人雖擅名一世
君子猶不與其能官也汝南劉君東之為監察御史三
年吏部考其績曰執法而有文為風憲最于時天下學
者方馳驚於聲律故士大夫聞者亦或為君榮之君輒
蹶踏不肯受曰執法吾職也吾方修吾職之不暇又焉
用文為於乎賢哉君之能知所事事哉今天下習尚日
薄父子兄弟夫婦相戕殺者歲有之箕歛日繁民間畏

吏如虎剽吏奪金盜弄甲兵者相繼甚者士氣骹骹相
效為脂韋且西北用兵日急海內虛耗上貽宵旰之憂
誠於此時有所諫焉而行言焉而聽盡化天下之貪酷
而為循良盡化天下之跋扈而為易使又盡化天下之
干戈而為絃誦吾見封事之囊或集而為帷犯顏之草
或張而為屏斯其為文之大者彼摛章繪句而已者曾
足以與於此哉吾以是知劉君誠知所事事足為天子
之爭臣過尋常遠矣既為君喜又因以為國家得人賀

若夫歷階而上躋尊官食厚祿此自君才之所優為亦
地位之所必至然終不敢一為志士道也

送憲副王君元善序

國家統馭天下既有股肱腹心爪牙之臣布列庶位以
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然而猶恐側陋有所弗達姦慝有
所弗懲鰥寡惇獨顛連之民有所弗愬也於是內設都
察院以廣天下之聰明外設按察司以防一方之壅蔽
豈以服之表其正也察以官之彰其明也其惓惓風憲

之意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為其人者觸邪指佞逢厲
鷹擊使夫人人跼蹐而不敢肆豈非其職哉及觀祖宗
訓諭告戒之言布在方策一則曰勿鍛鍊二則曰勿深
文其仁厚惻怛之意藹然如春雨膏露與迅雷疾風並
行而不相悖然後乃知聖人之心即文武一張一弛之
心也固豈以察察為明必使羣臣保過不暇百姓無所
措手足然後為能服天下哉有能知是義以守其官以
求稱于國家而凡世之所謂名譽聲勢皆一切置而不

問予於王君元善見之矣君為御史幾九載一使閩粵
戎籍用清再按豫章解印綬者相繼其在河南道也實
當考察諸司之任君權衡人物毫髮莫爽而又不溺於
毀譽不私於好惡其與人交雖截然方正未嘗見其有
崖岸也故君子服其平衆人憚其嚴豈非所謂善守其
官而遠其名者哉迺弘治十四年擢授山東按察司副
使夫山東為京師輔藩東阻大海南通淮泗有周公孔
子之遺化焉其地大民庶風俗之舊固不待論而按察者又

為一方之綱紀今出乎上而行于下禁出于上而止于下副使者猶使也其激揚予奪之柄豈小小哉吾知君之清裁霽澤褒然為外臺增重固當無異於御史時也豈惟無異於御史時餘姚之政悃悃無華至今謳思者未已則固無異於為令時矣豈惟無異於為令時常熟之精舍在焉攻苦食淡學閱而文肆取甲科如反掌然而未嘗一自矜耀則固無異於布衣時矣視彼爭尺寸較毫釐或彭亨而自足或中道而改驅者賢不肖何如

哉此吾知君之平生者如此故因華侍御商器表侍御
大倫之請謹述之以為與君同寅者之贈若夫繇是歷
階而上而卿而公位益崇望益隆雖未可知然而吾今
日之所知君者固在也

送呂太常考績序

余始至南都即聞有嘉禾呂秉之者善談詩未暇與之
歌而從之和也居逾月博士李君鼐主簿郭君忱有請
焉曰吾太常卿呂君六載考績行將入謁聖天子書最

史部安得太史氏一言述之瑤曰是固今之好夫詩而有令譽者哉夫禮與樂皆生於人心詩又樂之章也詩言志歌永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其實一而已矣太常君位正卿爵大夫贊乘輿備儀數上自郊廟之大下及器用之細凡典出於宗伯而事關乎祭祀者無不併攝而兼總之含英擷華固非一日至其竭精虔格上下一念之微足以召百祥而致諸福又有衆人之所不得而測識者深於禮者精於樂是宜其樂詩之無

厭而令名之不已哉雖然君之禮樂不可以猝見也試
因君之詩而觀之精嚴清切入廟之肅也微婉醞籍既
享之和也冲澹古雅太羹玄酒之味也瑰竒偉麗琮璜
珪璧之器也奔洶峭拔其即發揚蹈厲之容憂深思遠
其即一唱三歎之音量物比類而參伍之蓋不待嚴覈
精課而君之德業政事已十得其六七矣矧君少侍先
大夫文懿公出入館閣又數遊於文莊方石之門問經
史其積之也深自弱冠舉鄉試授中書舍人歷祠部太

僕銀臺今且三十餘年人情世故其閱之也熟焉履所至惟圖籍是耽或日對九栢吟咏不輟不知老之將至其養之也定嘗應詔有所論列上十二事大抵皆以立誠信為本則又其平生之所自得者如此誠使得侍清燕預制作其於禮樂豈但誦說講習裁一發於詩而已哉昔之為太常固有當創作之朝而術僅止於繇蕞在三老之位而道不外乎章句者千載一時幾不可失至今論者以不得臯夔周召生于其間為恨使先王之禮

樂遂不復見於後世也假使秉之當其會遇其際其不
有以自處哉秉之其尚無忘平生之學與父師之訓異
時采君之詩以備風雅用君之道以掌邦教天下尚有
拭目待之者矣

送盧君文淵知岳州序

有虞之咨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漢召見郡守曰庶民安於田疇而無歎息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唐虞三代之治固

不可及自有郡國以來惟漢良吏為盛然其諭告之詞
曰食曰時曰德曰平曰理未嘗一息而忘撫字愛養之
意故當其時治隆俗美光映簡冊今之為牧守者或異
矣以察為明以武為威以期會迎勞為賢教化禮樂多
視為迂闊而不講是無怪乎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也
不有賢者出于其間以民命為己任則先王之道寧可
復見哉維揚盧君文淵以進士為監察御史且八載乃
今年正德丁卯受吏部薦得知湖之岳州命既下南臺

之士莫不喜曰盧君之道將大達而志將大行乎永平
李君孔昭曰文淵之在臺也審國是恤民隱有所論列
務酌于古而準乎今度可行而後舉不為崎嶇矯激干
名之行其於為郡也郡必獲福關西張君宗器曰不然
盧君外寬而內嚴擾而能毅嘗巡視京城豪猾斂跡又
嘗有事于鳳陽諸倉發姦植伏人畏之如神明莫敢犯
者將無所不可何翅於郡予聞之曰信哉岳州之獲父
母乎寬則政平嚴則訟理民隱之恤則必先食與時國

是之審則必難任惇德岳州之民吾知其無察察之患
無斬斷之威無不急之費矣上為聖天子宣布德意造
太平之福下與諸牧守流風相扇成循良之治不有望
于文淵而誰望哉矧岳陽樓觀巋然尚存古之人固有
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矣行見郡守在廟堂之上
更為國家任其遠者大者不專于一郡一方而已也於
是臺中諸君皆曰正唯吾曹所期待也盧子勗哉

贊

眇士贊

於乎士而眇也悲夫自有形色以來三才四象五行五
典萬物四海之內九夷八蠻之外靡不於士乎任三皇
五帝其能勿用諸苟勿用也則其責愈大蓋將蒐羅天
下之理浸淫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以上承乎皇王之緒
而下啟乎來學其任如此是故耳非加聰也而聰過人
目非加明也而明過人手非加健也而勤動過人心非
加靈也而酬酢運用過人不如是則天下之博容有未

盡博不盡則不可以約博不盡而可以約則其學亦僻矣如使博不盡而可以約而學不僻則有始有卒聖人之能事也士詎可一蹴至哉是必五官定百體從萬事萬物皆得其理而後士之能事始畢則豈可一體或有所虧而一物或失其用哉矧夫體之聰明者哉一體虧則親之枝不可謂敬生而歸者不可謂全其罪已大必不得已而處其不足則折脅而功名顯臏脚而孫子作腐刑而史記成雖殘支毀膚不大用於時然得以竭力奮

志傳其書以垂之後世目則豈可哉故雖經史圖籍羅
列左右而然焚膏火坐夜分必所不逮矣欲令當世之
事何所紀述先王之道何所仰副而於後學何所啟沃
哉書曰視遠惟明易曰眇能視不足與有明昏明之分
判然天壤之隔於乎士眇也能不悲夫他人有言曰天
有所不足地有所不滿日月有所不盈皆數也而子何
多病之為於乎天下之明目者夥矣獨何使我罹此數
哉某遭親之喪葬甫十日而目疾大作矇矓且逾年每

一展書不及數十行輒掩卷垂泣予既自痛矣仰思古人疾吾之疾者不知其當愴怳感憤之情亦有如予之今日者乎而何其垂芳於不朽也迺作眇士贊以自譬

杜欽

欽字子夏成帝時人該博經典與杜鄴谷永並有時譽鄴亦字子夏人以欽目偏盲稱曰盲子夏欽惡之乃更製小冠高廣裁二寸故人復稱小冠子夏建始中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於是大臣薦欽待詔公

車奏對稱旨擢上第是時上初即位委政元舅大將軍
王鳳宗族煽興鳳欲柄政選賢自輔乃請欽為大將軍
武庫令國家政事鳳常與欽謀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
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及繼功臣
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欽見鳳專政秦
重迺為書戒其損威放欲由周公之謙懼補過將美多
所救正優游不仕以壽終欽既與鳳謀而王章之死欽
不能救世亦短之然太史公稱其多聞西山亦曰欽非

貪位慕祿者其奏䟽古博為世所重至於今贊曰六籍紛若既博以明渾乎文章敷於帝庭弼邪以正匪余之傾達賢救忠邦家用成曷目維眇曷冠維小優游塵埃以終壽考

殷仲堪

仲堪晉武帝時人能清言善屬文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官至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父嘗病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藥究其妙指執藥揮淚遂眇一目以

聞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親愛之帝嘗從容問曰聞有患耳聽牀下蟻動謂之牛鬪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為感動顧長康欲為傳神仲堪不許顧曰公之不許為目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若輕雲蔽月亦何不可乃許之其遷荊州值國家多事桓玄阻兵卒致襄陽之敗世皆惜其才譽而短其鑒畧贊曰荊州至性錫類孔有接葬流棺世頌其厚肯降自德在理曷否其體則疵厥志不疚彭彭節車既文亦武生也不

達竟噬虎口維名之馨百禩未朽

卻克

卻克者晉大夫卻獻子也晉景公繼霸卻子為政有力
焉初晉使克徵會於齊適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
子首亦至行父禿克眇良夫跛公子儻齊使各以其類
為御導次公母蕭同叔子處臺上而觀之因大笑諸客
皆怒獻子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既歸乃請伐
齊孫桓子季文子亦皆乞師於晉戰于靡笄之下克親

將中軍士變藥書韓厥佐之病不釋兵左并轡右援枹而鼓車逸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幾獲齊侯齊侯懼迺使國佐盟于爰婁明年朝于晉贊曰晉主夏盟卻伯是政羣帥既睦二國亦競力疾援枹氣以志盛卒敗齊師以光君命珪帛來庭受晉之令帷房笑貽一怒而定班師讓興庶睹能敬

丁儀

儀魏人少有才譽武帝欲以女妻之文帝時為五官中

卽將以目眇沮之其後帝詔與語剖決機事終日不滯
乃曰有士如此眇庸何傷吾為吾兒所誤帝最愛陳思
王有變移儲貳之意而儀為東曹掾貴近用事又與王
厚善及海內才士王仲宣劉公幹楊德祖諸人多遊王
之門士類屬望文帝心銜之而怨儀尤甚儀亦不避也
後即位乃首害之賛曰漢季板蕩英賢失憑鸚鵡賈禍
色絲夷陵歡怨非則中和可經履獲蹈機匪智自明維
才維華言足以興喪殞曷咎實逢我生其名之存以光

厥形

王內翰若虛贊

若虛字從之豪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少日師其舅
周德卿及劉正甫得其論議為多博學強記誦古詩至
萬餘首他文稱是尤善持論李屏山杯酒間談辯鋒起
時人莫能抗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使噤不得語其為
名流所推服如此釋褐廊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為翰林
應奉轉直學士崔立之變黨與請為立樹碑表功以都

堂命召從之誅使為文從之曰作之則壞名節弗作則死不若死之為愈竟辭弗作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四方學者猶日仰其聲光咸謂從之於中外繁劇無不堪任顧投間置散百不一試耳從東遊與劉文季輩登泰山憩于黃峴峯之萃美亭談笑而逝時年七十元好問覽其文歎曰從之之沒經學史學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不知承平百年之後當復有斯人否也汴梁王成之每聞其議論輒語人曰使先生生於周季得及夫子之

門其亦七十子之徒與自號溥南遺老有文集若干卷
及經史辨惑若干卷行於世邑中董王趙三氏閭閻子
弟師其德為立祠堂歲時致祭焉子恕字寬夫贊曰宋
轍失驅中土蕩析不有典刑兆姓安適藻鑑既空正學有
的士蒙春風世仰危壁用不究材動亦能寂五經紛紛
有啟有迪孔顏我師疇會其極溯流達源實維我力

銘

古硯銘

客有自鄴郡來餽予石硯者其色玄鬢光瑩潤澤題其背云建安三年蓋曹魏舊物所謂銅雀者也真邪贗邪不可得而知也予獨感夫孟德之已往而又怪夫秦人之好奇乃鐫銘于腹之左銘曰昔漢之季葉四海鼎沸而瞞也方挾天子以令諸侯竊名城之殊麗以薦燕寢而北海既誅仲平已死猶歌吐哺天下歸周彼其心術之微至於今日人固羞稱之矣何故臺之遺物或寶之而未休豈所以廣好善之意若夫不飲盜泉不入勝母

者哉君子曰亦可以為鑒也嗚呼吾獨安得樂民之靈
臺好士之黃金取其方尺之石置之鉛槧之間以為師
資也夫

墓誌銘

吳母李氏墓誌銘

曩在史館或持新城韓都憲所著吳長史大輅墓誌銘
示余余亟驚惋曰噫嘻吳公沒矣世豈復有儻亮長者
如吳公者乎比抱憂家居客有自清苑來者啟其書則

公之子浩也曰浩不幸往年喪吾父今又喪吾母仁人其不憫不肖丐一言為吾母銘嗚呼瑤歆公之風素矣重以請義容可辭按母諱清姓李氏系出山東之寧陽其歸吳氏也適公已自中書舍人歷進為德府左長史公既勞服王家不遑內顧加再失伉儷中饋孔艱母入繼元位綜理百務悉有程則凡舅姑之養祭祀賓客之奉雖倉卒必以身烹飪菹蓄雖不必甘必潔衾裯衣袂雖不必華必肅以整故上安其順下樂其慈內外親姻

皆相嗟稱指以為式母又輒掩覆曰吾何力乎夫子建德其上某儀某法清苑王孺人之餘範也其器具寧陽王宜人之遺澤在焉吾何力乎於是遠近聞者益大稱母之勤而多母之能讓也晚益溫惠周貧卹匱日若不給子孫滿前福樂方未艾迺弘治己未六月二十二日以疾卒距其生於正統己丑五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將以今年九月某日葬於郡城西北隅啟公之壙祔焉子男二長滋先卒次即浩業舉子娶封翰林編修

徐公振之子女二人長適同邑王錦次適新城陳叙俱
府學生孫男四廷璫聘封太僕卿張公綱之孫廷琦廷
珮廷瑞孫女一俱幼嗚呼公之遺愛吟誦者未已觀母
之懿行益知其所刑于哉乃據李經歷景陽所述狀為
銘曰有堂鬱只有廡翼只載降陟只家用秩只迺維公
斯成迺維母斯終迺維其子若孫永保於無窮

墓表

昭信校尉神武右衛百戶王公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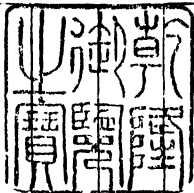
故昭信校尉神武右衛百戶王公諱霖字濟民其先河南郊縣人也曾祖諱佐當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來歸隸戎籍配陝西西安左衛後改西安左護衛祖諱成父諱能宣德中始建神武右衛於真定府自西安調焉有軍功陞小旗正統己巳之變敵兵深入來窺我師大戰于西直門外士卒有死者皇帝震悼勅兵部凡死事者其子孫各以其秩進一階於是公以適子當嗣為小旗遂進總旗公自幼即閑武事身長八尺餘語動嚴整痛

其父抱志而為國殤也日夕砥礪思奮不顧身以殉國
家之急天順五年廣東西徭獍作孽攻陷城邑朝廷命
將徂征公遂毅然請從逾二年嶺南悉平論功陞試百
戶又明年實授百戶憲宗初元給誥命授昭信校尉仍
贈父為昭信校尉管軍百戶母雷氏為太安人公既以
少年立遠功取爵秩如反手身被錫命上逮所自當其
時四方聞者莫不偉之公用是益淬厲讀書講武出與
英俊遊入事諸父如父諸母如母友于兄弟無少間諸

父兄弟亦莫不歎息其賢曰是真能大吾門也其後海
內大定朝廷不用兵而真定為邦畿尤寧謐公遂歛鋒
銳循循就職人服其平郡嘗大饑男女多鬻於路公輒
市之比歲豐皆遣歸一不令贖遠近聞者相嗟稱不容
口曰王公義士也性不善飲然時從賓客談弈晚益喜
論養生雖方外貧窶士苟有可取亦樂與之游頗修熊
經吐故之法體貌充粹見者皆以公為有道者也弘治
庚戌子宸既舉進士為吏科給事中公乃請老家居又

逾年迎養于京邸既至會遼東有大獄上簡近臣可任
大事者鞠之於是推宸往比事竣歸則公已在筭矣公
亟呼曰吾兒汝更三日不至吾不待汝矣弘治十年六
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于真定
城東諸福屯之原配李氏贈安人繼任氏封安人繼史
氏子一人即宸女二人長適百戶劉瀾次適守備胡都
指揮之子爾孫男五長鏐襲百戶次鑄次鉞次某
孫女二長聘某次聘某優給指揮使以葬於乎義天地

之正氣也君子用之無不方外公之平生善行夥矣然
即其所行乎鄉而鄉之稱其義者觀之苟充其志豈使
鰥孤獨一不得其所哉故行之宗族而睦達之朋友而
信施之政事而決者一義之所形也於乎公其所謂質
直而好義而善充其類者乎吾故特揭公之大節俾表
見于世且徵善慶以俟其子孫於無窮



熊峯集卷十